

钱冠连

语言学
自选集
理论与方法

钱冠连 著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

Qian Guanlian's Anthology on Linguistics

钱冠连语言学自选集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钱冠连

语言学
自选集
理论与方法

钱冠连
著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 ■

Qian Guanlian's Anthology on Linguistic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冠连语言学自选集:理论与方法 = Qian Guanlian's Anthology on Linguistics: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 钱冠连著.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8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

ISBN 978-7-5600-7771-0

I. 钱… II. 钱… III. 英语—语言教学—文集 IV. H3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2936 号

出 版 人: 于春迟

选题策划: 刘相东

责任编辑: 刘相东

封面设计: 袁 璐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44.25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0-7771-0

定 价: 71.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177710001

出版前言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丛书第一批共推出 10 本，入选作者有王宗炎、桂诗春、胡壮麟、胡文仲、戴炜栋、秦秀白、刘润清、张正东、文秋芳、刘道义等英语教育名家。第一批 10 本已于 2008 年 1 月全部出齐，在我国英语教育界获得广泛的好评。

本丛书第一批 10 本书突出了“英语教育”这一主题，所收论文都是跟英语教育和教学密切相关的。但我们发现，很多奋斗在英语教育一线的专家、学者并不一定以“英语教育”作为主要研究课题。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从事语言学、文学、翻译、社会与文化、词典学、文体学或其他应用语言学分支学科的研究。本丛书第二批的视野将更为开阔，以期更加全面地反映我国英语教育名家的科研成果。例如，第二批中的第一本《钱冠连语言学自选集》收录了作者在语言学研究方法、语言哲学、语言全息论、语用学、美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第二批将是开放式的，成熟一本推出一本，直至 10 本出齐为止。

本丛书专收我国知名英语教育家的学术论文，以填补两方面的空白：1. 以英语教育名家为主线的自选集。2. 以英语教育、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为主题的系列丛书。本丛书同时入选“北京外国语大学校级自选课题项目”。本书的读者对象为英语教师、英语专业研究生、师范院校英语本科生等，可作为他们从事科研、撰写论文的参考文献。入选的文章多散见于国内外学术期刊，且时间跨度很大，读者不易觅得。自选集展示了诸位名家对英语教育及相关学科的研究脉络，汇集成丛书，将成为我国英语教育史上不可多得的史料。

与此同时，《世界应用语言学名家自选集》也将于近期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推出，敬请读者关注。

本丛书的编写体例如下：

一、只收发表于刊物或论文集集中的学术论文以及学术演讲，字数没有限制。专著中的章节一般情况下不收。

二、所收论文的语言仅限汉语和英语。

三、所收论文大多为原已发表过的文章，基本保持原貌以尊重历史的真实。文章一般注明论文发表的时间和发表刊物的名称（或论文集名）和期号（或出版社名）。文章格式也基本保持发表时的原貌。未在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如演讲等，则注明对外发布（成稿）的时间、地点和场合。

四、作者可将新的观点以尾注的方式放在当篇论文的后面，表明作者目前的观点与当时有所不同。

五、书前有作者撰写的《我与中国英语教育》为自序，详细地记录了作者求学、教学、治学的经历和感悟。书后附有作者主要学术著述的目录。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编委会

2008年5月18日于北京

序（一）

胡壮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的专职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钱冠连先生即将出版他的作品选集《钱冠连语言学自选集——语言理论与方法》，消息传来，令人惊喜。据了解，这部选集包括了从 80 多篇文章中精选的 53 篇，和从《美学语言学》、《汉语文化语用学》、《语言全息论》与《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人类基本生存状态的哲学与语用学研究》四部著作中的精彩片段。显然，这是冠连先生治学近二十年的阶段小结。编者把文章内容分成“工具性语言研究”、“语言哲学”、“语言全息论”、“语用学研究”、“美学语言学”、“英汉语对比研究”和“英语教学论”七个栏目，并就每个栏目写了“栏目编者点评”，对指导读者鉴赏有关论文必有帮助。

钱冠连先生素以多产闻名；不仅多产，而且每篇都是佳作，新意盎然，掷地有声，是鞭策我本人不断向他学习和努力工作的动力之一。最近看到冠连先生的简历和小传，才了解到他 1962 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后被派到湖北省恩施第一高中教俄语和英语；“文革”中受到批斗；改革开放之前的 1973 年又被派到更高更寒的山区咸丰师范学校工作。这段经历，对比冠连先生今天的辉煌成就，他究竟如何走出低谷，登上高峰，使我陷入沉思。我痴长冠连先生六岁，做学问我不如他，就他的这段经历终究我和他是同时代人，做个见证还是可以的。下面谈谈自己的认识。

钱先生在逆境中仍能坚持学习，而且学得很聪明。例如，他在被批斗前彻夜通读陈昌奉所著《跟随毛主席长征》的英文版 *On the Long March with Chairman Mao*，真是逢辱不惊！我

记得当时我被批斗和行李箱被抄时，有位“战士”竟然从我箱子中抄出了原美国共产党总书记 Howard 的 *The Path of Thunder*，证明我下干校不是为了改造自己，而是顽固地走修正主义道路！不管怎样，冠连先生的好学表明，“四人帮”倒台大学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相当一部分青年，都是在劳动之余能坚持刻苦学习，从而取得优异成绩的。冠连先生就是一个典型。这需要一种坚强的信念，人的一生要追求知识，而不是虚度青春。

虽然冠连先生把自己看作是语言学研究，我发现他 1982 年在武汉大学听的是两个美国人讲的英美文学与文化，1983 - 1984 年在复旦大学进修英美文学、修辞和翻译。这为他打好了扎实的语言基础。我之所以要谈这一点，是因为我总觉得国内在制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大纲时，经常听到一些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言论，要么就是文学，要么就是语言，这种语言、文学分家的观点难以培养出像王佐良、许国璋、李赋宁等这样的语言文学大师。其次，冠连先生对英语写作非常重视，而写作能力的提高又是与阅读的输入分不开的。这正是我的老师李赋宁先生生前所反复强调的。前几年大学英语强调听说是可以的，但有些教师不是把精力集中于研究如何提高听说教学，而是热衷于找替罪羊，居然把 1999 年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对阅读的重视认为是最大的失误，颇有狗熊掰棒子的风度。

冠连先生的成功也归因于他的汉语写作有较高水平。当他调动工作时从湖北向广州进发，他在“月照清江”一诗中给我们留下美丽的诗句：我将带走自身的全部缺陷投奔南方。有缺陷的生命才是有色彩的生命，解脱了单调乏味和循规蹈矩的生命。近年来，他还写了二十五篇贴近生活的散文，如“西欧行随想（八篇）”，“人品向学品的正负迁移”，“中药店原则与文化‘哥德尔怪圈’”，“野兽在嘲笑”，“伟大的细心”等。如果这些培植了先生诗人般探索世界的气质，那么 1989 - 1997 年

他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现代外语》副主编多年的经验，可以说是冠连先生在职业上的正规培训。所有这些说明，外语工作者需要有扎实的汉语功底，才能把教学科研工作做好。

冠连先生有些论文是谈引进与创新的。他注意到，我国外语研究现状是引用新材料、提供新视角者多，理论创新少，中青年学者的理论体系创新几乎为零。这“显然是不正常状态”。但他更为着力的是力图挖掘导致这种状态的原因和探索扭转这种状态的措施。例如，我国文化传统中的中庸之道，催生了不容创新的人文舆论，滋生了墨守成规的基础教育；文化传统中的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妨碍了外语研究中的理性创造与精神追求。他还谈到存在着两个心理障碍：中国学者很难在非母语研究上创新；学人为争身前之名急功近利。对这些鞭辟入里的分析我深有同感。我曾经鼓励年青人在论文中敢于建立理论框架，总有人认为这是助长年青人好高骛远。当然，年青人由于缺乏经验考虑问题不全面，或者自以为是不能虚心听取别人意见也是有的。如何在这两个极端中协调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为推动创新，冠连先生的交叉触发点理论实际上是当代隐喻理论的活学活用，那就是一个学科的发展或一个领域的建立，往往受到其他领域或学科新发现的启示。这同时也说明，我们需要扩展自己的知识面，才真正知道世界有多大。大学本科应以专业教育为主，还是以通识教育为主，理应引起我们深入思考。近一、二十年，有些人对专业教育还不过瘾，细化到要搞方向教育，实在不敢领教。

与创新思想相关的是学派问题。冠连先生对汉语界提出缺乏学派意识的评论是颇具勇气的。若干年前，《中国语文》的编者曾向我约稿，我自愧不够水平，搞外语的岂敢在汉语界前班门弄斧，始终不敢应诺。如今看到冠连先生一心想把中国学术水平搞上去，主动与汉语界学者商榷，令人心服口服。我想，冠连先生的大无畏精神来自他对事业的热爱和执着。也只有这样，外语界和汉语界的所谓“两张皮”的现象才能逐步得

到解决。我能补充的一点是不久前我在教授论坛上所谈到的一句话。我谈到 Chomsky 是敢于创新的，在语言学界掀起了一场革命。此后，他不时修正他的理论框架，就我所知达四次之多。如何看待他的创新？我认为，Chomsky 的伟大是勇于面对事实，勇于否定自己的观点，在否定中继续创新。这才是真正的创新精神，这才是有生命力的学派。那种要求创新一步登天的苛求实际上是不让创新。本来嘛，马克思主义便是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这个传统应当发扬下去。

在国际化和本土化方面，冠连先生肯定赵元任、王力、吕叔湘等大师治学的共同点有三：出色的外语以及由此形成的世界眼光，能把汉语放在世界语言的大背景中加以重新审视；出色的汉语传统与文化修养；不忘对本土资源的创造。我曾经提出过中国的语言学家应发挥研究汉语的优势，这是本土化，也就是冠连先生的第三点。他的前两点都涉及国际化，“世界眼光”的形成在于放眼世界，其基础要有“出色的外语”；所谓“世界语言的大背景”，我的解读是要遵循国际上的游戏规则，与国际化脱轨的本土化难以为世界同行接受，难以为建立具有广泛解释力的语言学理论做出贡献。

由此可见，冠连先生这二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在于他的外语和汉语造诣，文学修辞素养，对理论和创新思维的追求，以及谋求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辩证统一。最后，我想再提一点，他的人品和学品。远的不说，冠连先生对广外的领导和同事，年长的，年轻的，台上的，台下的，都以敬重为本。在讨论解决外语教学与研究中的困难问题时，他认为最终靠的是学人，学人又靠人格垫底。解决学者个人素质问题，才能奠定基础。他对于成功与失败的理解远远超越了一般人的近视。“我们不敢说，在科学的道路上，奋斗了就一定会成功；但我们最有把握地说，奋斗了就一定会体味到人生的意义。”这就是说，我们要与天斗，与地斗，也要和自己斗。他还说：“我的哲学是：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如果我头上悬着的葡萄太高，实在是够

不着了，我就走开，走开的时候，我也不说葡萄是酸的。”也许正是这种平常人的心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寓不平常于平常之中的钱冠连先生。本选集的出版打上了冠连先生的一个人生段落的圆圆的句号。不过，就话语理论来说，句号只是人生语篇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期待着冠连先生谱写更动人悦耳的乐章。

2006年10月9日
北京大学蓝旗营寓所

序（二）

徐真华

钱冠连先生进入六十花甲那一年，正准备退休颐养天年。作为校长，我打电话给当时的人事处处长说：“钱冠连这样的人现在还不能让他退休。”于是钱先生欣然留了下来，并应邀加盟教育部文科重点基地——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且经过严格的程序受聘基地博士生导师。据钱先生自己的话说，这次安排为他“意料不到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准备了必要的条件。”（见钱先生在建校40周年前夕的感言《争取一个圆圆的句号》）

钱冠连先生自鄂西起步，1989年早春，刚踏入知天命之年的他携全家南下广州外国语学院工作，这只“南飞雁”进入了人生中创造力最旺盛、收获最丰厚的时期。在国内外发表的4部专著和近80篇西方语言哲学、语言学、语用学论文给予了他“多产”的声誉。更令学术界瞩目的是，钱先生的研究能够独辟蹊径，与前人不相因相陈、相互重复，注重提出并表述学术的新范畴、新概念，具有当下十分可贵和重要的原创性。他的《汉语文化语用学》是我国第一部以汉语为基础的语用学专著，被同行称为“钱氏语用学”。论文“以学派意识看汉语研究”在《汉语学报》上发表之后，产生了较大反响，《光明日报》连续发表语言学者的文章，认为此文的论说“很值得重视”，“学派不盛不仅是语言学界的现实，也是整个中国学术界的现实”。该文还被当年创刊的《中国学术年鉴》（2004年）全文转载，后又被“2005年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 展报告”评论为“具有指导意义”。一名外语学者被汉语界认可与接受，这是一件不大容易的事。钱先生的作品一经发表，被中国人民大学资料中心、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和其他刊物复印、转载、介

xii

绍和评述的不在少数。日本、韩国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的语言学界也不吝予以褒扬。在近五六年的几乎所有重要的相关学术研讨会中，钱先生无一例外是主题发言人，而且发言“总是有新思想引起别人的思考，让人动心”。在多年的思考和研究过程中，他对我国外语学者治学的基本规律形成了独到的见解，提出了“一个‘重视’三个‘立足’”的理念，即重视学习西方语言学理论，立足理论建设，立足母语语料和立足原创性。

钱冠连先生认为高校要培养通才而不是专才，从某个向度看，学生成为专才往往是自己钻研的结果。从语言学研究一路走来，他深知，语言学的不少新课题、新发展是从语言学之外的角度发现的，要有语言系统之外的知识。术有专攻，学海无涯，钱先生是语言学者，但爱好兴趣广泛，国学根底扎实，博览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知识，跨学科的宽阔视野为他在语言学领域开疆拓土奠定了厚实的基础。比如，《美学语言学》这部专著就运用了文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美学、艺术以及系统论等门类知识。对学生，他强调给思想、给哲学、给文化、给潜能，而不能仅仅给技术性的知识，要求学生重视创造、学会创造，学生在做题时即使错漏多一些，但只要有独创性意见，就可得高分。研究教学之余，他也写散文、诗歌、文艺评论等，其人生与学术散文集《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引人入胜，予人遐思。

钱冠连先生是勤奋、刻苦、真诚的人，人品、学品如一的学者。他厚积薄发，时刻“准备”攀登“智力的顶峰”。《汉语文化语用学》就是“十年的输入，七个月的输出”的结果。他守持学者本色，对生活持一份恬淡的追求，对帮助过他的人常怀感恩感念之心。在《争取一个圆圆的句号》中，钱先生坦言，转作岭南人的10多年“是生命中最少做无用功、最有活力、对弱点反思最真诚、对生活给予的馈赠最感到满足的阶段”。作为学术同行，我钦敬钱先生的人品和学品；作为一校之长，我为钱先生的肺腑之言感到欣慰和鼓舞，这片校园为学者做了一点事情，但建造学术沃土还任重而道远。

钱先生把书房名为“冬收斋”，自言收获总比别人慢一个节拍，迟别人一个季节。我觉得这是谦逊之辞。如果说，人的生命时序分为春夏秋冬四季的话，春夏播种，秋冬收获，自是不违农时。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在 50 岁之后发表的，不“慢”也不“迟”，正赶上收获金秋季节。钱先生年近 70，自己精选著述予以出版，为其 20 年的研究作了一个成功的小结，可喜可贺。在迈向另一个 20 年之际，钱先生“开窍”了，“成功第二，快乐与健康第一”是他的悟道。快乐研究，健康生活，不务求成功，更大成功可能随然而至，一个个智力顶峰也可能被征服。衷心祝愿钱先生快乐、健康，我相信，钱先生将书写一个圆圆的、完满的句号。

“以学派意识看汉语研究”一文被《中国学术年鉴》(2004 年) 收载后，钱先生送《年鉴》供本人学习，并附赠了一首题为“人生功课”的诗，我以“道德文章”和之，现将这两首诗抄录如下，作为序文的结尾。

人生功课

——赠徐真华教授
钱冠连

学问不过五六成，
人际规则仅两分。
枯枝出墙多几处，
校内知音有几人？

国运校运事多盛，
何止诗书传家声？
爱恨挂脸无收藏，
寂寞书斋不寂人。

道德文章

——赠钱冠连先生
徐真华

学富五车中西兼，
道德文章皆可圈。
红棉绿叶衬春色，
桃李成蹊自无言。

书斋虽窄心胸宽，
小节不拘大义然。
古来智者皆寂寞，
惟有学问留人间。

2006 年底于白云山

序（三）

石 坚

钱老师多次催促我为他即将出版的《钱冠连语言学自选集——语言理论与方法》作序，我感到诚惶诚恐不敢下笔，但钱老师是我最为敬重的长者和学者，这部集钱老师 20 余年思想的著作出版在即，又觉得有许多话要说，而且不得不说。

我在多次学术讲座中曾引用钱老师在其《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人类基本生存状态的哲学与语用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 年）一书卷首语中的一段话：“蜗牛壳之于蜗牛是居留之所在，语言之于人也是居留之所在。”“人对于语言须臾不离的依赖状态即人类的基本生存状态之一是：人活在语言中，人不得不活在语言中，人活在程式性语言中。……我们如其所地为活着，我们如其所是地是我们自己，尤其是，我们以言说使世界中的一物（实体或虚体）现身的同时，也使自己在世上出场或现身。”这段颇富哲理的话语常常让我陷入深思。语言之于人，人之于语言，一是表达自我，一是用以思考。钱老师多年来让我最为敬重的就是他勤于思考和在治学上的认真态度，在他的著说和文章中我们可以处处见到他的智慧的闪光。

这个自选集将集结钱老师 80 多篇文章中精选出的 53 篇，以及从他的四部学术专著中选出的精彩篇幅，同时加上编者自己的精辟点评。这样，一来帮助读者理解，同时又是对每一个专题思考的再次升华。在《选集》的“工具性语言研究”、“语言哲学”、“语言全息论”、“语用学研究”、“美学语言学”、“英汉语对比研究”和“英语教学论”等七个栏目中我们可以看到钱老师作为一个语言学研究学者所涉猎的方方面面。他既对语言理论有深入的思考，又对语言在教学层面的应用有不少

真知灼见；他对国外语言学理论前沿有很好的把握，又根据国外语言研究理论和自己研讨的心得向国内汉语研究进言。所有这些绝非偶然，这与他在外语和汉语上的修养分不开。值得我们向钱老师认真学习的是：他既扎根于中华文化，从中华文化和汉语语言中吸取精华，又从国外语言学研究理论中学习其精髓，并在实践中将两者结合探讨新的学术路径。

钱老师个人的成才之路和学术发展与大多数人不一样，他青年时期没有我们当前这些年青人这么优越的学习、工作条件。大学毕业后，由于历史的原因，钱老师去到大山中的中学和师范学校执教，没有良好的学术研究和生活条件。但是，在为山区培养青年一代的同时，他自己刻苦勤奋，在人生和学业的逆境中一路走过来。在学术上，钱老师勇于攀登、乐于探索，辟出了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这一切在我看来绝非偶然，对事业的执着和不断探求是他在学术领域中走向高处和深处的动力。在《自选集》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钱老师的学术成就，而是他学术生涯的思路历程。沿着这些思路，我们会思考得更多，会帮助我们站到一个新的学术高度来审视语言之于人和人之于语言的关系，来探究学科发展的新路径。

以此为序。

2006年11月14日

成都 川大花园

人生三宝与我的求学、教学与治学

——自序

年逢 70。如果说的是一坛老酒，近 70 年就多少有点香气了。说到年龄，我近年来颇为怀疑孔老夫子关于“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有自吹之嫌。我自己一生没有过“从心所欲”的事，而且年近七十还一再“逾矩”！我这坛老酒是否醇醪漏香，我本人相当怀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编辑刘相东先生特别提醒我，自序最好写到一万余字，把自己的求学、教学、治学的经历回忆一遍。可是，“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见《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之后记）已经大致上说清楚了我治学的历程，也接触到了求学与教学的不少情况，只是没有“在‘求学、教学、治学的经历’这个题目的统领下形成系统。如果现在为了完成‘作业’而将这些情况再重复录用，读者又会有受愚弄的感觉。两难之下，我的选择是：在这里作些补充，直到完成出版社提出的‘这个自传能完整展现作者跟英语学习、英语教育、学术研究有关的经历，使读者对作者有个比较透彻的了解’的要求为止，对《葡萄》中没有说过的事情，按阶段作一补充。

纯属巧合的是，我最近（2007-10-18）在武汉一所大学的外语学院，给高年级学生与全体教师陈述了一个报告，听众包括该校在外留学多年且英语极好的校长。讲的主题是主人事前定的，题目被我综合成“The Most Valuable of a Person”，述说了人生最有价值的三宝，一是快乐，二是智慧，三是创造力。这刚好就是我在求学、教学、治学中所企求而又没有完成好的目标。报告前面四十分钟用英语，后面三十分钟用汉语。报告中，我简要地提及了求学、教学与治学的历程。当报告最后完了，我说了一句“Pour me your questions. Rain me your ones. And bomb me.”一语落地，立刻引起了一大堆的提问，说明我的一些看法得到了听众的理解与共鸣。

那么，我就以人生最有价值的三宝为线索，补充一下我的求学、教学与治学经历。

读者会发现，我的求学与教学，根本分不清界线。“文革”前的大学，教材极为有限（只一册课本，到毕业时还没学完），不让听电台，没有录音机，不太重视口语训练，学了两年英语，只是记住了音标、几个单词和一句话 *We must learn from Liu Wenxue*. 其他的积累谈不上。靠这一点东西起家自学。当我日后教英语时，根本分不清我是在教学生还是在教自己。准确地说，我的英语教学既是在教学生也是在教自己，因此便有了改进教学的切肤之痛，也因此 in 盼望高效率的教学的问题上，我与学生感同身受。有趣的是，当年的学生并没有发现我的“破绽”，原因有四：一，我所保存的音感与语感，比起学生来，还是丰富得多；第二，在课前与更早的时间之前，我下的工夫，是他们看不见也无法想像的；第三，在课堂上要求学生操练某一语言现象时我也在操练，要求他们背诵的东西我也在背诵，这些都是他们无法发现的。最后，由于我的生活阅历与知识积淀比年轻人厚实得多，于是我对某一课本的语篇信息的利用、处理、理解、发挥的能力比年轻人要强许多，这些能力变成了课堂上的亮点。所以，直到后来即使在教授相当艰深的张汉熙 *Advanced English* 时，我也没有露出重大的破绽来。

1958 年起我在华中师大一年级念俄语，其实初中与高中读的也是俄语，不消说，这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向苏联一边倒）。从大学三年级（1960 年，20 岁）起，我们有了英语课。凭着我对英国小说与诗歌的印象，对这门“帝国主义的语言”，下了非常多的工夫。应该承认，我根本没有什么超前的眼光（比如说为日后的语言学打下牢靠的根基之类），只是觉得，如果说，学一门外语就是打开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的话，少了英语这个窗口，就缺了一大块外部世界！当然，我认为俄语为我打开的俄罗斯文学的窗口也是非常诱人的。不能从现在看来我是以英语为饭碗，就荒唐地下结论，学俄语是浪费了时间。学习俄语这门外语为我摸到了日后学另一门外语（英语）的某些规律（即日后我总结出来的两个“大量”），为我对语言本质的升华提供了另一种事实的证据（这一点有利于打开语言研究的大视野），为我寻找现代语言学文献增加了另一种途径。

关于英语的学习与教授，我曾归纳出两个公式（两个大量）。第一个是：听说的多少等于成绩的好坏。多听说是为了在大脑里保存清晰的、正确的、大量的音感。这是说话脱口而出的基础。第二个公式是：阅读的多少等于成绩的好坏。多阅读是为了在大脑里保存清晰的、正确